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四辑

樱桃时节

—巴黎公社诗选



110028

1565.24
2744

佳作丛书

第四辑



樱桃时节

——巴黎公社诗选

沈大力 刘凤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李吉庆
封面图：秦龙

樱 桃 时 节
Yingtao Shiji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 三 厂 印 刷

字数 9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2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400

ISBN 7-02-000491-1/T·492 定价 1.60 元

冲天的歌

——代前言

希腊神话里说，地母该亚生的巨人族一度崛起，垒石攀登奥林匹斯山，迅猛冲击宙斯的天庭，掀起了一场撼动乾坤的斗争。结果，天帝宙斯求助于独眼巨怪库克罗普斯，用雷霆击败反叛者，将之永镇西西里岛上。由于巨人怒气不息，那座海岛就经常地震。埃特纳火山时时喷烟吐火。

公元一八七一年，在因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寄籍而得名的巴黎，突然又爆发了一场凡人的冲天的运动。一位无产者在伯利维尔区的红色俱乐部里大声疾呼：“雷霆不足惧。噢！我憎恨上帝，那一帮教士的混世魔王。我要效仿巨人泰坦，冲上云霄去手刃天主。”

不幸，这一场伟大的冲天斗争又遭到了野蛮的镇压，其参加者之一茹尔·瓦莱斯，在小说《起义者》的结尾，为我们作了悲壮的见证：

“我望着天际，感到巴黎坐落在那儿。天空呈现出不调和的蓝色，聚集着浓密的红云，仿佛是浸在血泊里的特大工装。”

巴黎公社仰天倒下时，一位“冲天”斗士昂首对瓦

莱斯说：“公民，你瞧！我的子弹毕竟在天穹穿了一个窟窿。”

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她临终的吼声召唤着后来人继续冲击神圣家族的天道，改变基于丛林法则的既立秩序，真正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新世界。

那时，欧仁·鲍狄埃也曾去攀缘那人类理想的高峰。当人们想知道探索者从山巅采撷了什么，他欣然回答：“诗歌。”

是的，在那场摧毁旧世界的斗争中，公社社员同时冲决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写出了离经叛道的新诗歌，正如法国《欧罗巴杂志》所评论的：

“正当资产者的诗歌陷入绝望、巴拿斯派寻求逃避现实之路时，巴黎公社的诗歌宣告了一种力量充沛、满含革命乐观主义的新艺术。不论这种诗歌采取的是民歌、史诗、颂歌，还是十四行诗的形式，它总包孕着社会政治的内涵。”

因此，在用霰弹炮和沙斯波枪镇压了“三·一八运动”后，梯也尔及其后裔必然要拼命窒息公社诗歌所传达的反抗呼声，将革命诗人从理想峰顶摘回的一朵朵山岚花塞进文学炼狱。

想当年，欧仁·夏特兰所著《一八七一年流亡者之歌》等几部诗集畅销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美洲各国，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所以诗人巴耶断言：“除雨果以外，没有任何一本诗集能超过

夏特兰作品的发行量。”可到了今天，六角国多种文学史竟然都忽略了夏特兰。更有甚者，在法国最普及的《拉罗斯辞典》里，根本没有《国际歌》作者鲍狄埃的名字。由此可见，西方文坛的阶级偏见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

为了找到巴黎公社的诗歌，译者颇费了一番周折，一天天在塞纳河畔寻觅，几乎翻遍了那儿所有的旧书摊……

然而，我却有机会看到，巴黎公社的诗歌至今仍活在那些忠于“冲天”理想的人们心里。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我有幸参加了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一年一度的“兄弟宴会”。其间，法国著名女歌唱家罗莎丽·杜布瓦演唱公社诗人克莱芒的歌谣《樱桃时节》，引起整个大厅的强烈反响：

我永远怀念那樱桃时节，
为逝去的年华
心痛欲裂……

宴会结束，法国友人玛基斯和一对年轻夫妇用轿车送我回寓所。沿途，他们唱起了鲍狄埃的歌谣《公社没有覆亡！》：

他们将满嘴诽谤的毒汁，
喷在公社英烈的坟地上。

吐着硝镪水的
是那些小仲马和马克西姆·杜刚。
尼古拉呀！
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公社并没有覆亡！

沈大力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目 次

欧仁·鲍狄埃

| | |
|-----------------|-------|
| 芦 笛 | (4) |
| 鲍鲍传略..... | (8) |
| 国际歌..... | (13) |
| 公社没有覆亡!..... | (18) |
| 一八七一年流亡者之歌..... | (24) |
| 培养一代新人 | (28) |
| 茹尔·瓦莱斯 | (30) |

路易丝·米歇尔

| | |
|----------------|------|
| 红石竹花 | (37) |
| 给让娜·普拉斯 | (39) |
| 巴黎公社 | (40) |
|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 | (41) |

让·巴蒂斯特·克莱芒

| | |
|-----------------|------|
| “滚到墙根去”上尉 | (44) |
| 樱桃时节 | (49) |
| 踏上征途!..... | (52) |
| 文学遗嘱 | (54) |

| | |
|-------------|------------|
| 欧仁·夏特兰 | |
| 一八七一年的流亡者 |(56) |
| 让 娜 |(60) |
| 克洛维斯·于葛 | |
| 悼让-巴蒂斯特·克莱芒 |(65) |
| 安德烈·吉尔 |(67) |
| 宣 言 |(69) |
| 查理·凯勒 | |
| 忠贞不屈的公社战士 |(72) |
| 致诗人 |(74) |
| 信 念 |(75) |
| 加斯东·克雷米耶 | |
| 给克洛维斯·于葛 |(78) |
| 艾德华·莫罗 | |
| 复 仇 |(80) |
| 古斯塔夫·玛罗佗 | |
| 紫罗兰 |(84) |
| 蓝郁金香 |(85) |
| 泰奥道尔·希思 | |
| 唤起民众 |(87) |
| 让·特洛埃尔 | |
| 烈士和刽子手 |(93) |
| 查理·鲍奈 | |
| 《示众塔》序诗 |(104) |

| | |
|-----------------|------------|
| 亨利·勃里萨克 | |
| 装石灰袋 |(107) |
| 茹尔·瓦莱斯 | |
| 冲天的豪气 |(111) |
| 给旺多姆圆柱 |(113) |
| 让·阿列曼 | |
| 流放者之歌 |(116) |
| 彼埃尔·狄盖特 | |
| 镰刀和铁锤 |(120) |
| 阿契尔·勒洛瓦 | |
| 无产者之歌 |(122) |
| 茹尔·朱依 | |
| 梯也尔的祠堂 |(131) |
| 会好的呵! |(134) |
| 公社群众革命诗歌 | |
| 帝国兀鹰 |(136) |
| 街 垒 |(137) |
| 波诺姆之歌 |(138) |
| 三月十八日——军民联合 |(139) |
| 共和歌谣 |(140) |
| 投 票 |(141) |
| 公 社 |(142) |
| 打到凡尔赛去! |(143) |
| 共和国少年营之歌 |(144) |

| | |
|----------------|-------|
| 共和国之歌 | (145) |
| 打倒金牛犊 | (146) |
| 贱民之歌 | (147) |
| 摧毁旺多姆圆柱 | (149) |
| 斥拿破仑 | (150) |
| 旺多姆圆柱的倒塌 | (151) |
| 无产阶级之歌 | (152) |
| 炮手的歌 | (154) |
| 击木棍歌 | (155) |
| 醒来吧！ | (157) |
| 致难友 | (158) |
| 卡玛尼奥拉 | (159) |

欧仁·鲍狄埃

(1816—1887)

鲍狄埃于一八一六年十月四日生在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十三岁开始在他父亲的包装作坊里当学徒。他从小热爱贝朗瑞等人的民众歌谣，自学诗律，常去工人聚集的“饮酒诗社”咏唱自己的作品。

一八三〇年七月，巴黎人民奋起推翻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少年鲍狄埃在起义者攻占卢浮宫时攀到高处，在枪弹的呼啸声中高唱他的革命歌谣《自由万岁》。而后，他作为一个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相继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以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抵抗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斗争。他用诗歌宣传巴贝夫和傅立叶等人的思想，并鞭笞了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也非常憎恨剥削阶级称霸的本性，他的笔象匕首，锋芒直指欧洲“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沙皇”，在声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作了长期的努力。

一八七一年春天，鲍狄埃冲破资本主义的牢笼，投入巴黎公社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去迎接人类黎明的曙光：

劳动者、诗人和画工，
我投身那火热的斗争，
要创造新世界，

为人类开辟美好的前程。

那时，鲍狄埃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巴黎公社的委员，他并和画家库尔贝等一起领导了“巴黎美术家联合会”，亲自为该联合会起草了章程，为发展公社的革命文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八七一年五月下旬，梯也尔卷土重来，向巴黎猛扑，鲍狄埃参加了激烈的街垒战，最后退守第十一区，在那里跟瓦尔兰、费烈、德勒克吕兹等公社委员一起，坚持度过了战斗的最后几天。巴黎公社淹没在血泊中，但是就在凡尔赛匪帮野蛮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鲍狄埃在蒙马特尔的一座残破的阁楼里，透过弥漫的硝烟，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写出了气势磅礴、震撼世界的《国际歌》。

要扫荡一切旧制度，

起来，起来，奴隶们！

社会将要改变基础，

让贱民做天下的主人！

《国际歌》是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总结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践而作的。这是一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争取共产主义明天的响彻云霄的战歌，也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反霸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史诗。在这首诗的第五节里，鲍狄埃强烈谴责列强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号召被驱送战场的各国士兵掉转枪口，“齐向暴君宣战”，向那些“吃人生番”开火，明确提出了反霸的革命思想。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征服是最

丑恶的盗窃，征服者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受他们民族的压迫，乃是最卑鄙的勒索。我希望国籍总有一天会在各族人民的公社里消失，但是，只要国籍存在，各国的独立就是不容剥夺的权利，想用武力来取消它，那是莫大的罪恶。”

鲍狄埃生前已经出版了他的《少年诗神》、《工场歌集》、《社会经济诗》、《狂人辨》、《革命歌集》、《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和《巴黎公社》等多部作品，在当时的法国文艺界，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声望，但他始终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总把自己比作一支“芦笛”，蔑视那吃人妖魔喧嚣的铜锣。他创作诗歌是为了传播真理，“撕碎那些虚伪的纸神祇”，而绝不指望被资产阶级捧为“文坛的圣贤”，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他宁做“陋巷里的传单”，因为那才是一篇“伟大节日的宣言”。

鲍狄埃一生“始终缺少面包和时间”，他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六日，巴黎劳动群众沉痛地把他的骨灰送往掩埋公社英烈的拉雪兹神甫墓地。送葬途中，资产阶级当局派警察野蛮镇压，妄图夺取鲍狄埃终生讴歌的革命红旗。悲愤的群众同资产阶级的鹰犬展开激烈搏斗，千万人奋臂高呼：“鲍狄埃万岁！”声震整个巴黎。

欧仁·鲍狄埃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在巴黎公社英勇的战斗中用满腔热血写出的《国际歌》，已由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谱曲，那动人心弦的音符已传遍了五洲四海，多少年来激励着全世界广大的无产者，鼓励着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仁·鲍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芦 笛

调寄《芦笛哟，芦笛！》

我此刻的变化
多么奇异，
失却诗人的形体，
成了简单的乐器。
哪还有硕大的肚腹？
我瘦得这么纤细！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我愿赴那光荣的盛宴，
不顾豪强的鄙夷，
谁送我去聚拢游人，
在那热闹的市集？
我将为欢乐的歌舞
奏出活泼的旋律。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谦卑而又忠实的芦笛，

奏出我思想的新鲜气息。

若是竖琴和长号，我的信仰

难道能表达得这样明晰？

让那吃人的妖魔

去听那短号或铜锣。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噢！飞翔的诗神，请耐心，

听一听我这庶民的谣曲。

虽然我卑微的歌喉

声音总是那么尖细，

但即使得服终身苦役，

累死在水上监狱，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既然我有这样的遭遇，
放呀，给我的吹孔放上
振颤的葱膜——
这神灵从仙界落地。
我们将要成百地撕碎
那些虚伪的纸神祇。

我是一支芦笛，

芦笛哟，芦笛！

我是一支芦笛，

笛！ 笛！

万有引力的定律
——宇宙和谐的奥秘，
你呀，这缠绕芦管的箴言①，
要贯穿在我的诗句里，
发出爆破的轰响，
震荡在穷苦人的耳际②。

① 芦笛的管上一般都缠有纸带，上面写着箴言。

② 英国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天体运行的理论。傅立叶自称是政治范畴的牛顿，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普遍统一论》，预言人类将会象宇宙受万有引力支配那样，进入一个和谐的新世界。鲍狄埃在此谈及的正是傅立叶的这种社会主义理想。